韓非子/內儲說下六微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內儲說上七術 ◄

韓非子
內儲說下六微

► 外儲說左上

六微：一曰權借在下，二曰利異外借，三曰託於似類，四曰利害有反，五曰參疑內爭，六曰敵國廢置。此六者，主之所察也。

權勢不可以借人。上失其一，臣以爲百。故臣得借則力多，力多則內外爲用，內外爲用則人主壅。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。是以人主久語，而左右鬻懷刷。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，與州侯之一言，而燕人浴矢也。

權借一

君臣之利異，故人臣莫忠，故臣利立而主利滅。是以姦臣者，召敵兵以內除，舉外事以眩主，苟成其私利，不顧國患。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。故戴歇議子弟，而三桓攻昭公；公叔內齊軍，而翟黃召韓兵；太宰嚭說大夫種，大成牛教申不害；司馬喜告趙王，呂倉規秦、楚；宋石遣衛君書，白圭教暴謴。

利異二

似類之事，人主之所以失誅，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。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，濟陽自矯而二人罪，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，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，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，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。故燒芻廥而中山罪，殺老儒而濟陽賞也。

似類三

事起而有所利，其尸主之；有所害，必反察之。是以明主之論也，國害則省其利者，臣害則察其反者。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，黍種貴而廩吏覆。是以昭奚恤執販茅，而僖侯譙其次；文公髮繞炙，而穰侯請立帝。

有反四

參疑之勢，亂之所由生也，故明主慎之。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，而鄭夫人用毒藥，衛州吁殺其君完，公子根取東周，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，嚴遂、韓傀爭而哀侯果遇賊，田常、闞止、戴驩、皇喜敵而宋君、簡公殺。其說在狐突之稱「二好」與鄭昭之對「未生」也。

參疑五

敵之所務，在淫察而就靡，人主不察，則敵廢置矣。故文王資費仲，而秦王患楚使；黎且去仲尼，而干象沮甘茂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，內美人而虞、虢亡，佯遺書而萇弘死，用雞猳而鄗桀盡。

廢置六

「參疑」「廢置」之事，明主絶之於內而施之於外。資其輕者，輔其弱者，此謂「廟攻」。叁伍既用於內，觀聽又行於外，則敵僞得。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。故襄疵言襲鄴，而嗣公賜令蓆。

廟攻。右經

一。勢重者，人主之淵也；臣者，勢重之魚也。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，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。古之人難正言，故託之於魚。

賞罰者，利器也，君操之以制臣，臣得之以擁主。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，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。故曰：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」

靖郭君相齊，與故人久語，則故人富；懷左右刷，則左右重。久語懷刷，小資也，猶以成富，況於吏勢乎？

晉厲公之時，六卿貴。胥僮、長魚矯諫曰：「大臣貴重，敵主爭事，外市樹黨，下亂國法，上以劫主，而國不危者，未嘗有也。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乃誅三卿。胥僮、長魚矯又諫曰：「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，是懷怨而借之間也。」公曰：「吾一朝而夷三卿，予不忍盡也。」長魚矯對曰：「公不忍之，彼將忍公。」公不聽。居三月，諸卿作難，遂殺厲公而分其地。

州侯相荊，貴而主斷。荊王疑之，因問左右，左右對曰無有，如出一口也。

燕人無惑，故浴狗矢。燕人，其妻有私通於士，其夫早自外而來，士適出。夫曰：「何客也？」其妻曰：「無客。」問左右，左右言無有，如出一口。其妻曰：「公惑易也。」因浴之以狗矢。

一曰：燕人李季好遠出，其妻私有通於士，季突至，士在內中，妻患之。其室婦曰：「令公子裸而解髮，直出門，吾屬佯不見也。」於是公子從其計，疾走出門。季曰：「是何人也？」家室皆曰：「無有。」季曰：「吾見鬼乎？」婦人曰：「然。」「爲之奈何？」曰：「取五牲之矢浴之。」季曰：「諾。」乃浴以矢。一曰浴以蘭湯。

二。衛人有夫妻禱者，而祝曰：「使我無故，得百束布。」其夫曰：「何少也？」對曰：「益是，子將以買妾。」

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，戴歇曰：「不可。」「宦公子於四隣，四隣必重之。」曰：「子出者重，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，則是教子於外市也，不便。」

魯孟孫、叔孫、季孫相戮力劫昭公，遂奪其國而擅其制。魯三桓偪公，昭公攻季孫氏，而孟孫氏、叔孫氏相與謀曰：「救之乎？」叔孫氏之御者曰：「我，家臣也，安知公家？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？」皆曰：「無季孫必無叔孫。」「然則救之。」於是撞西北隅而入。孟孫見叔孫之旗入，亦救之。三桓爲一，昭公不勝。逐之，死於乾侯。

公叔相韓而有攻齊，公仲甚重於王，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，使齊、韓約而攻魏。公叔因內齊軍於鄭，以劫其君，以固其位，而信兩國之約。

翟璜，魏王之臣也，而善於韓。乃召韓兵令之攻魏，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。

越王攻吳王，吳王謝而告服，越王欲許之。范蠡、大夫種曰：「不可。昔天以越與吳，吳不受，今天反夫差，亦天禍也。以吳予越，再拜受之，不可許也。」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：「狡兔盡則良犬烹，敵國滅則謀臣亡。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？」大夫種受書讀之，太息而歎曰：「殺之，越與吳同命。」

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：「以韓重我於趙，請以趙重子於韓，是子有兩韓，我有兩趙。」

司馬喜，中山君之臣也，而善於趙，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。

吕倉，魏王之臣也，而善於秦、荆。微諷秦、荆令之攻魏，因請行和以自重也。

宋石，魏將也；衛君，荆將也。兩國搆難，二子皆將。宋石遺衛君書曰：「二軍相當，兩旗相望，唯毋一戰，戰必不兩存。此乃兩主之事也，與子無有私怨，善者相避也。」

白圭相魏，暴謼相韓。白圭謂暴謼曰：「子以韓輔我於魏，我以魏待子於韓，臣長用魏，子長用韓。」

三。齊中大夫有夷射者，御飲於王，醉甚而出，倚於郎門。門者刖跪請曰：「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？」夷射叱曰：「去！刑餘之人，何事乃敢乞飲長者！」刖跪走退。及夷射去，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，類溺者之狀。明日，王出而訶之，曰：「誰溺於是？」刖跪對曰：「臣不見也。雖然，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。」王因誅夷射而殺之。

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，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。王使人問濟陽君曰：「誰與恨？」對曰：「無敢與恨。雖然，嘗與二人不善，不足以至於此。」王問左右，左右曰：「固然。」王因誅二人者。

季辛與爰騫相怨。司馬喜新與季辛惡，因微令人殺爰騫，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，因誅之。

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。荆王新得美女，鄭袖因教之曰：「王甚喜人之掩口也，爲近王，

必掩口。」美女入見，近王，因掩口。王問其故，鄭袖曰：「此固言惡王之臭。」及王與鄭袖、美女三人坐，袖因先誡御者曰：「王適有言，必亟聽從王言。」美女前近王甚，數掩口。王悖然怒曰：「劓之。」御因揄刀而劓美人。

一曰：魏王遺荊王美人，荊王甚悅之。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，亦悅愛之，甚於王。衣服玩好，擇其所欲爲之。王曰：「夫人知我愛新人也，其悅愛之甚於寡人，此孝子所以養親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。」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妬也，因爲新人曰：「王甚悅愛子，然惡子之鼻。子見王，常掩鼻，則王長幸子矣。」於是新人從之，每見王，常掩鼻。王謂夫人曰：「新人見寡人常掩鼻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王强問之，對曰：「頃嘗言惡聞王臭。」王怒曰：「劓之！」夫人先誡御者曰：「王適有言，必可從命。」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。

費無極，荊令尹之近者也。郤宛新事令尹，令尹甚愛之。無極因謂令尹曰：「君愛宛甚，何不一爲酒其家？」令尹曰：「善。」因令之爲具於郤宛之家。無極教宛曰：「令尹甚傲而好兵，子必謹敬，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。」宛因爲之。令尹往而大驚，曰：「此何也？」無極曰：「君殆，去之！事未可知也。」令尹大怒，舉兵而誅郤宛，遂殺之。

犀首與張壽爲怨，陳需新入，不善犀首，因使人微殺張壽。魏王以爲犀首也，乃誅之。

中山有賤公子，馬甚瘦，車甚弊。左右有私不善者，乃爲之請王曰：「公子甚貧，馬甚瘦，王何不益之馬食？」王不許。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。王以爲賤公子也，乃誅之。

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。客有與老儒私怨者，因攻老儒殺之，以德於濟陽君，曰：「臣爲其不善君也，故爲君殺之。」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。

一曰：濟陽君有少庶子，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。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，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，入見於君曰：「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，名掘藥也，實間君之國。君不殺之，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。臣請刺之。」君曰：「可。」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，濟陽君還益親之。

四。陳需，魏王之臣也，善於荊王，而令荊攻魏。荊攻魏，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，因以荊勢相魏。

韓昭侯之時，黍種嘗貴甚。昭侯令人覆廩，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。

昭奚恤之用荊也，有燒倉廩窮者而不知其人。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，果燒也。

昭僖侯之時，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，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：「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？」宰人頓首服死罪，曰：「竊欲去尚宰人也。」

一曰：僖侯浴，湯中有礫。僖侯曰：「尚浴免，則有當代者乎？」左右對曰：「有。」僖侯曰：「召而來。」譙之曰：「何爲置礫湯中？」對曰：「尚浴免，則臣得代之，是以置礫湯中。」

文公之時，宰臣上炙而髮繞之。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：「女欲寡人之哽耶，奚爲以髮繞炙？」宰人頓首再拜請曰：「臣有死罪三：援礪砥刀，利猶干將也，切肉肉斷而髮不斷，臣之罪一也；援木而貫爨而不見髮，臣之罪二也；奉熾爐，炭火盡赤紅，而炙熟而髮不燒，臣之罪三也。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？」公曰：「善。」乃召其堂下而譙之，果然，乃誅之。

一曰：晉平公觴客，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，平公趣殺炮人，毋有反令。炮人呼天曰：「嗟乎！臣有三罪，死而不自知乎！」平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臣刀之利，風靡骨斷而髮不斷，是臣之一死也；桑炭炙之，肉紅白而髮不焦，是臣之二死也；炙熟，又重睫而視之，髮繞炙而目不見，是臣之三死也。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？殺臣不亦蚤乎！」

穰侯相秦而齊强。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，因請立齊爲東帝，而不能成也。

五。晉獻公之時，驪姬貴，擬於后妻，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，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，遂立奚齊爲太子。

鄭君已立太子矣，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，夫人恐，因用毒藥賊君殺之。

衛州吁重於衛，擬於君，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。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。

公子朝，周太子也，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。君死，遂以東周叛，分爲兩國。

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，既而又欲置公子職。商臣作亂，遂攻殺成王。

一曰：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，既欲置公子職。商臣聞之，未察也，乃謂其傅潘崇曰：「柰何察之也？」潘崇曰：「饗江芈而勿敬也。」太子聽之。江芈曰：「呼，役夫！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。」商臣曰：「信矣。」潘崇曰：「能事之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「能爲之諸侯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「能舉大事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。成王請食熊膰而死，不許，遂自殺。

韓傀相韓哀侯，嚴遂重於君，二人甚相害也。嚴遂乃令人刺韓傀於朝，韓傀走君而抱之，遂刺韓傀而兼哀侯。

田恒相齊，闞止重於簡公，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。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，遂殺簡公而奪之政。

戴驩爲宋太宰，皇喜重於君，二人爭事而相害也，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。

狐突曰：「國君好內則太子危，好外則相室危。」

鄭君問鄭昭曰：「太子亦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太子未生也。」君曰：「太子已置而曰『未生』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太子雖置，然而君之好色不已，所愛有子，君必愛之，愛之則必欲以爲後，臣故曰『太子未生』也。」

六。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，令之諫紂而亂其心。

荆王使人之秦，秦王甚禮之。王曰：「敵國有賢者，國之憂也。今荆王之使者甚賢，寡人患之。」羣臣諫曰：「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，願荆王之賢人，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。荆以爲外用也，則必誅之。」

仲尼爲政於魯，道不拾遺，齊景公患之。黎且謂景公曰：「去仲尼猶吹毛耳。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，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。哀公新樂之，必怠於政，仲尼必諫，諫必輕絶於魯。」景公曰：「善。」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，哀公樂之，果怠於政。仲尼諫，不聽，去而之楚。

楚王謂干象曰：「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，可乎？」干象對曰：「不可也。」王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。史舉，上蔡之監門也，大不事君，小不事家，以苛刻聞天下。茂事之，順焉。惠王之明，張儀之辨也，茂事之，取十官而免於罪，是茂賢也。」王曰：「相人敵國而相賢，其不可何也？」干象曰：「前時王使邵滑之越，五年而能亡越。所以然者，越亂而楚治也。日者知用之越，今亡之秦，不亦太亟亡乎！」王曰：「然則爲之柰何？」干象對曰：「不如相共立。」王曰：「共立可相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共立少見愛幸，長爲貴卿，被王衣，含杜若，握玉環，以聽於朝，且利以亂秦矣。」

吳政荊，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：「子期用，將擊之；子常用，將去之。」荊人聞之，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。吳人擊之，遂勝之。

晉獻公伐虞、虢，乃遺之屈產之乘，垂棘之璧，女樂六，以榮其意而亂其政。

叔向之讒萇弘也，爲書曰：「萇弘謂叔向曰：『子爲我謂晉君，所與君期者，時可矣，何不亟以兵來？』」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。周以萇弘爲賣周也，乃誅萇弘而殺之。

鄭桓公將欲襲鄶，先問鄶之豪傑、良臣、辯智果敢之士，盡與姓名，擇鄶之良田賂之，爲官爵之名而書之。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，釁之以雞豭，若盟狀。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。桓公襲鄶，遂取之。

七。秦侏儒善於荊王，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。荊適有謀，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。

鄴令襄疵，陰善趙王左右。趙王謀襲鄴，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。魏王備之，趙乃輒還。

衛嗣君之時，有人於令之左右。縣令發蓐而席弊甚，嗣公還令人遺之席，曰：「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，賜汝席。」縣令大驚，以君爲神也。